

古代小说

艺术鉴赏

鲁德才 著

【大学选修课辅导读物】



珠海出版社

【大学选修课辅导读物】



古代小说

艺术鉴赏

鲁德才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小说艺术鉴赏 / 鲁德才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1

ISBN 7-80689-489-6

I. 古... II. 鲁... III. 古代小说—鉴赏—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9886 号

古代小说艺术鉴赏

© 鲁德才著

终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徐菁菁

装帧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电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印刷: 珠海市新金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网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开本: 787 × 1092mm 1/20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89-489-6/I · 598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	95
秦氏还魂告世美	86
武松怒杀潘金莲西门庆	76
霍小玉传	69
复仇	68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61
武松打虎	55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44
温酒斩华雄	37
神勇	36
抄检大观园	28
宝玉被打	20
美猴王大闹天空	11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2
叛逆	1

《红楼梦》中的巧言者们	206
帮闲者应伯爵	198
王婆贪贿说风情	190
《三国演义》的说客	181
巧言	180
公案小说片断	169
席方平	162
滕大尹鬼断家私	154
错斩崔宁	146
公案	145
王熙凤计杀尤二姐	135
赤壁之战	118
刘备三顾茅芦	112
简贴和尚	103
谋略	102

《儒林外史》几组镜头	316
范进中举	310
司文郎	305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298
反讽	297
性爱小说片断	287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78
香菜根乔妆奸命妇	271
痴婆子传	264
性爱	263
巧妓佐夫成名	257
卖油郎独占花魁	247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36
李娃传	226
妓女	225

											幻 化 片 断	画 皮	促 织	任 氏 传	幻 化
											345	338	331	323	322

叛 逆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本篇选自金圣叹删改本《水浒传》第九回，万历容与堂刊百回本《水浒传》为第十回，题目相同。《水浒传》未刊行于世之前，已喧腾众口，流播民间，成为民间“说话”的一种热门题材。据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中所列篇目，即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而且宋元时可能存在词话体和散文体两种说唱形式。施耐庵将小本《水浒》编撰为阅读的长篇白话小说，可以说创建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說的叙事模式，但仍保留了说话艺术的叙事形态，研讨本篇小說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說的艺术形态。

是李小二眼中事

笔者在分析《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秦重的主观眼”时曾指出，由人物承担叙事角色，透过人物行动或人物主观世界的感受来描写客观世界的内视点，是中国古代小說的突出特色。本篇同样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且看小說的开篇。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个人闪入来。看时，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也来坐下。”这两个“闪”字，用得妙。光明正大到酒店饮酒吃饭，大大方方进入，不必“闪”进去的。“闪”好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迅捷得让人不知不觉地钻进屋内。更令人怀疑的，来者两个人，却一先一后，都是“闪”进来，而不是一齐进来，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的疑惑。前者“只见”是李小二眼中所见，“看

时”，更是李小二的“看”。因为前后两“闪”将进来的蹊跷，引起了李小二的注意，因此才重复地、特别注意地再“看”。李小二问那人是否要吃酒，又是李小二“只见”那个军官模样的人拿出银子，让小二“去营里请管营、差拨两个来说话。间时，你只说有个官人请说话，商议些事务，专等专等”。

无论是军官模样的人“闪”进来的诡秘动作，抑或东京人的口音，都引起了李小二的警惕。并且，进入酒店便让他去请管营、差拨来相见，当管营问那官人高姓大名时，那人却不答姓名，只说“有书在此，少刻便知”，神秘兮兮的更使人狐疑。因此，“小二独自一个人撺掇也似伏待不暇”，可以理解为，小二为了多探听些信息而故意忙碌着，也可看成是从“机密人”眼中写出，觉得小二碍眼可厌，所以才有那人说道：“我自有伴当烫酒，不叫你休来，我等自要说话。”

由开篇写到此，人物的活动、情态，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李小二的心理活动都是透过李小二的“只见”、“看”这个内视镜头映照出来，没有叙述者的叙述和干预，故事情节靠人物行动推动，是在李小二的感知能力和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小二听那官人说话的口音，初时不认得管营，谈话时差拨口里漏出一句“高太尉”，因此判断来人与林教头好似什么事有关，联系以前林教头所说，此人可能是陆虞候。尽管林冲有恩于他，倘或叫林教头来认人，真的是陆虞候，非要做出事来，连累李小二夫妻俩，所以李小二让妻子听一听再理会。于是由内视点的“看”转向“听”者的叙述，仍是人物承当叙述角色。

妙的是，小二的妻子人去听了一个时辰，出来说道：“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正不听得说什么。”鬼鬼祟祟谈机密事出有因，不可能高声谈论的，正是这“正不听得说什么”，却听到片言只语的“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结果他性命”，看到军官模样的人，去伴当怀里取出一帕子物事，递与管营和差拨。这虚虚实实、断断续续的话语，对读者构成了悬念，否则听得明明白白，就失去了神秘性。特别是小二与妻子“正说之时，阁子里叫汤来，打断了话语”，其笔法断续飘忽，继而管营、差拨离开饭店后，“次后那两个低着头也去了”，用低着头

的动作描绘，更加浓了那军官模样的人行事的诡谲、不可告人。

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

林冲听过李小二对那官人模样的形貌描绘，大惊道：“这三十岁的正是陆虞候。那泼贱贼，敢来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为泥！”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沧州城外，前街后巷，小街夹巷，寻了三五日。

陆虞候陆谦本来是林冲的好友，为讨好高俅，“顾不得朋友亲情”，助纣为虐。林冲误入白虎堂中计，刺配沧州，途中又遇董超、薛霸野猪林行凶，乃至最后落脚在草料厂，使得他家破人亡，沦为罪犯。但是林冲不是武松，武松对加诸自身的任何迫害都会立即还击，甚或给予毁灭性打击，如张都监血溅鸳鸯楼。而林冲太多的想保住那禁军教头的身份和美满家庭，所以对于高俅、高衙内的种种迫害，虽然非常愤慨，却总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即使高俅把他推向发配的道路，他也甘愿独自承担苦难，给妻子写了休书，任从改嫁，免得高衙内陷害。他甚至企望将来“挣扎得回来”。陆谦设计并提供给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的场所，林冲知道后，“拿了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寻陆虞候”玩命。发配到沧洲牢城营，从小二处得知陆谦又跑来沧洲谋害他，立即大怒，也是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寻找陆谦复仇，并没有把反抗矛头指向高俅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因此三五日过去找不到陆谦，“林冲也自心下慢了”。联系陆谦与管营、差拨在酒店的密谈，林冲虽然怀疑管营，恰在这时派他去看管东门外大军草料厂，“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没有想到密谋要置他于死地。林冲欣然而去，仔细观察草场的情状，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还想“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水匠来修理”，显然打算长期生活下去。见到古庙，乞求着“神明庇佑”，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高衙内、陆谦们，却不给林冲留存任何一点活的权利，步步紧逼，逼到不是烧死便是死罪的道路，林冲不能不反。

在梁山的群体中,有的如李逵,不逼即反,天生的反抗性格;有的如武松,一逼便义无反顾走向梁山,没有多少牵挂。而林冲的出身、社会地位和性格,决定他走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独特道路,小说正是围绕着高俅集团与林冲的矛盾冲突,通过若干个情节,展现巨大冲突对林冲心灵的撞击,从而真实地刻画了林冲性格的发展历史,从某种意义而言,林冲的个人悲剧具有深刻的普遍的社会意义。

那雪正下得紧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从说话艺术衍化而来,说与听的审美关系,使得“看官听说”的说者,长于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的叙事事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少有甚或不擅长对景物的抒情描写,特别是明代初期的长短篇小说更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火烧草料厂、林冲怒杀陆谦的环境,恰恰是个大雪纷飞的隆冬夜晚。小说不只多处提到“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正下得紧”,“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而且还描写了朔风吹撼,摇振草屋,林冲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去沽酒,回草料厂,两间草屋被雪压倒了,只得



明万历十七年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插图

到古庙安身。

众所周知，自然景物与环境描写，往往是配合情节发展点染人物的。林冲刺配沧州，被陆谦与管营预谋派到草料厂，十万禁军教头落到如此境地，可谓是英雄末路，非常悲惨的。凛冽的寒风、纷飞的白雪恰好衬托出英雄此时此地的境遇和心境。一间草屋四下里崩坏了，被风吹撼摇振，住人的两间草厅也被雪压倒，只能栖身古庙。清冷的风雪衬出凄凉的遭遇；纷飞不止的大雪更显万籁俱寂，犹如林冲的平静心境。他心虽未必如死水，可现时是与世无争的。小说对风雪和林冲生存环境的细致描述，不妨说是林冲对生命和生活的追求。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把林冲逼到绝境的高俅集团并不罢手，又将实施最后的追杀，因此，小说对雪势的三次强调，象征着渐渐逼近的杀气，那第三次的“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既是陆谦、富安、差拨放火烧草料厂的生死关键时刻；也可理解为林冲躲在庙门后，听到陆谦、富安、差拨谈论阴谋设伏过程后，内心愤怒到极点，有如火山即将喷发的时刻。同时，小说巧妙地用“雪”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因为风雪，林冲觉得身上寒冷而去市井沽酒，店主为表接风，请林冲小酌三杯，实际是吃了数杯，又吃了一盘熟牛肉，这样停留了许多时间，躲过雪压倒草厅的灾难，也正是因为雪压塌了草厅，林冲搬到古庙过夜，又躲过了陆谦等火烧草料厂的灾难，这才发生林冲怒杀陆谦、富安、差拨的复仇场面，可谓是情景交融，景随人走，但又衬托、预示、象征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

写花枪葫芦好

记得俄罗斯的一位剧作家曾经说过，舞台墙壁上挂着的猎枪，到一定的时候要派上用场。换言之，舞台上的道具不仅仅是装饰品，而是故事情节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

也许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家把小说中人物放在特定的时空生活时，

颇似中国古代戏曲的处理方法，即以人物“自我”为中心，由人物的流动来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作兴静态地描绘自然环境，特注意选择精确的动作、精炼的细节，与故事情境有联系的道具，伴随着人物的流动来刻画人物性格，并且只要出现某种工具物事，便前后照应，细细交代下落，绝不脱靶。例如，林冲听李小二介绍后判断陆谦来到沧州，立即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寻找几日不见踪影。此后，林冲被派至草料厂，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取路奔草料厂。请注意：这里第二次提到“刀”，第一次说到“枪”。到了草料厂，林冲安置好行李，便“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去买酒，第二次写“枪”。在酒店，饮了几杯酒，吃了熟牛肉，又“把花枪挑着酒葫芦”，迎风雪回草料厂，第三次写“枪”。看草厅被雪压倒了，“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第四次提到“枪”，又连带写雪。移到古庙，“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第五次写“枪”。正饮酒吃肉时，听得外面必剥剥地爆响，草料厂火起，“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第六次写到“枪”。待拽开庙门，林冲用枪搠倒富安与差拨，临到陆谦，用脚踏住陆谦胸脯，身边取出刀来结果了，又把富安、差拨的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把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供桌上，喝尽了酒，“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了”。

花枪、刀第一次出现后，一路多次点染，到古庙才用其复仇，前后照应，交待清楚，并且不同对象杀法有别。对富安、差拨是用枪“搠”死，而对陆谦则是用刀挖出心肝，显示林冲蓄淀已久的仇恨。这些动作都是在小说肌理的要求中，设计出的顺情合理的动作。

再看大雪压倒了草厅。林冲“恐怕火盆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在此之前，林冲初到草料厂和原看守的老军接交工作，“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座下生些火焰起来”，“屋后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向了一回火”，买酒之前，“将火炭盖了”。那么，林冲买酒回来，见到草厅被压塌，他首先想到的是否还残留有余火，因为他看守的是草料厂，倘若引起火灾，



他必死无疑。所以林冲这一看一摸，正符合守卫程序，也合乎小说的肌理，也说明林冲的精细，否则便是李逵了。

林冲移到古庙避雪，放东西的动作也写得很细、很有层次。他“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用石头顶住庙门，是为照应下文陆谦等放火后，“直奔庙里来，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再也推不开”，站在门外议论阴谋设计过程，站在门里的林冲听得清清楚楚。接下去，“入得里面看时，殿上塑着一尊金甲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很明显，林冲第一次进入古庙，他是来找地方安歇的，必须有这一看，而且看得很仔细，“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于是“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第一个程序；“将那条絮被放开”，第二个程序；“先取下毡笠子”，第三个程序；“把身上的雪都抖了”，第四个程序；“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几分湿了”，第五个程序；“和毡笠放在桌上”，第六个程序；“把布扯来，盖了半截下身”，第七个程序；“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第八个程序；“就将怀中牛肉下酒”，第九个程序。整个动作程序有先有后，相关相连，顺理成章。《水浒传》纹理的细致，除了《红楼梦》之外，没有一部作品可与之比肩的。

王积薪夜听夫妇奕棋

陆虞候等人火烧了草料厂之后，作者却把陆虞候、富安、差拨引向山神庙，设置两个并列相连的空间，让陆虞候等人站在庙檐下，隔着庙门谈论放火，好像是“说”给林冲听的，让声音发挥结构的功能，通过“声音桥梁”，联结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各个场景，分别表现不同空间发生的动作。把某个空间人物的信息传达给另一个空间的人，冲击着感受者的心理，这正如金圣叹夹批中所云：“如王积薪夜听夫妇奕棋，着着分明，声声不漏。”

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

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一个道：“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没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二位干这件事，不想而今完备了。”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又听得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又一个道：“我们回城里去罢！”一个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

短短几百个字写得极为生色，场面如此丰富，其原因是作者交代背景的手法用得好，在特定的空间场面把过去发生的事件和现实交汇起来，隐含着人物性格发生变化转折的原因。在这段文字里，交代了林冲发配以后，高太尉和高衙内继续迫害张教头和林冲的妻子，张教头严词拒绝了高衙内的无耻要求，高衙



明万历十七年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十回插图

内的心病更重了，他要想尽办法除掉林冲，因此才有火烧草料场的毒计。

在这个空间里，作者借差拨与陆虞候谈论火势，说出林冲即使烧不死，那么烧了大军草料场，由于失职也得定个死罪，这就把林冲逼到死路，不反没有活路，林冲逼上梁山的契机，深深嵌在事件的叙述中，形成对林冲行动的一种暗示。

在叙事节奏上，作者巧妙运用观点转换，谈论的内容不由一个人说出，也避免作者自己出现，而是“一个道”，“又一个道”，“又听得一个道”，几个人的观点轮流交替，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林冲的心房，并且这“一个道”，“又一个道”的口气，分明透出阴谋家得手后的喜悦，甚或还想捡几块林冲的骨头回去报功。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叙事节奏必然造成喜剧的反讽效果。陆虞候并不知道庙门后有林冲在，他们说越有兴头，越是向死亡走近一步。

